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三魚堂文集卷十

詳校官左中允臣瑭五珠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錄監生臣朱學濂

三魚堂文集卷十

贈内閣學士陸隴其撰

記

畿輔八府地圖記

康熙甲子有詔命天下考正山川之圖井陘道僉事李公命查保定真定順徳廣平大名五府之地天津道朱公分查順天永平河間三府之地既徧乃合而為圖以

上隴其備員俗吏得縱觀焉蓋畿輔之水惟永平之灤渝諸河自入海其餘皆歸於衛白二河以入海衛發源河南衛輝府輝縣蘇門山百泉流經直隸濬縣滑縣内黄大名縣過大名府城南折東經山東館陶縣臨清州為運河至天津而入海白河又名潞河在密雲縣南十八里自密雲過懷柔順義通州香河武清至天津三岔口與衛河合流入海大名之水如洹如淇皆自入衛順德廣平之水如滏陽如漳皆經大陸會於滹沱以入衛

真定之水如滋如派如滹保定之水如漆如易如徐皆會於任丘縣趙北口之四角河又東至霸州保定縣為玉帶河順天之水如拒馬如琉璃皆會於渾河合玉帶河而入白溝沱河在真定府城南八里發源山西太原府繁峙縣由鴈門流經直隸靈壽平山遶真定府城南歷槀城晉州東鹿至冀州會滏漳二河過衡水武邑武強至河間府獻縣為二支一東流為鹽河一南流支河縣抵青縣岔河口入衛漳河在成安縣南五里有清濁

二水濁漳發源山西潞安府長子縣西發鳩山清漳發源山西太原府平定州樂平縣流至河南歸德府武安縣交漳口合流至磁州三臺口一支東流入直隸廣平府威安縣經肥鄉抵曲周東南一里合滏陽河一支北流入邯鄲縣經永年至曲周會滏陽河歷雞澤平鄉任縣隆平寧晉至冀州合滹沱河滏陽河在廣平南五里發源河南彰德府滋州神麕山流至邯鄲縣會渚沁二水由永年抵曲周會漳河大陸澤一名廣阿澤受水之

處在任縣鉅鹿隆平寧晉一帶每水發時浩淼無際禹貢所謂大陸既作者是也趙北口之四角河在任丘縣西北五十七里一接高陽河一接長流河一接白溝河之一支流過趙北口由柴火淀入玉帶河玉帶河在保定府北城外接柴火淀東流會渾河合流又分四支曲折流入信安河石城淀葱老淀落坡淀黑母淀四角淀文爾淀總滙三角淀歸白河高陽河在雄縣城南二十里上流即猪龍河至雄縣名高陽河由蓮花淀入四角

河猪龍河在新安縣南十六里上流即布裹河至新安名猪龍河布裹河在高陽縣東二十里上流即楊村河至高陽縣名布裹河楊村河在蠡縣南十里上流即滋沙滱三河自祁州三岔口合流至博野縣境名蟾河至蠡縣名楊村河滋水在真定府城東北三十里發源山西大同府靈丘縣枚回山流經直隸靈壽行唐真定槀城無極深澤至祁州三岔口合滱沙二水沙水即派河在新樂縣南關外發源山西太原府繁峙縣白坡頭口

流經直隸阜平曲陽行唐縣新樂定州以至祁州三岔口與滱滋二水合流滱水即唐河在唐縣西南二十里發源山西大同府靈丘縣流入倒馬關經直隸唐縣西南過完縣曲陽定州至祁州三岔口合滋沙二河定州北十里有清水河發源白龍泉流至城北入滱水俗亦謂之唐河白溝河在新城縣南三十里由定興縣南流來在定興河陽渡係涞易沙三河會流處俗名北河經容城至雄縣城南東流矛兒灣入玉帶河一支由容城

縣分流至雄縣西三里名黄灣河又經新安流入四角河淶水即拒馬河在淶水縣東三里發源山西大同府廣昌縣流入紫荆關過易州西北界至房山縣境分為二支一東流涿州經固安縣東南入渾河一南流淶水縣經定興新城入白溝河易水在易州南三十里發源易州寛中谷流至定興縣北河村合拒馬河入白溝河沙河即遒攔河在淶水縣西十五里發源本縣平樂山流至定興為沙河入拒馬河長流河一名長溝河在新

安縣西南五里上流即徐水雹水合流至新安名長流河徐水在安肅縣南四十里又名順水發源山西大同府廣昌縣經直隸昌州五迴嶺流下為雷溪至滿城縣為大冊河至安肅為徐河過清苑折東與漕河一畝泉方順河合流達安州城北為依城河至新安合雹水為長流河瀑河在容城縣西南十二里即雹水自安肅流至容城下流安州新安入長流河渾河即桑乾河在宣府西城南十里發源山西大同府馬邑縣桑乾山金龍

池接山西天鎮衛流入直隷宣府鎮西城東城深井堡保安州碧山堡欽縉山下名縉河南流名合河經沿河口流至宛平縣蘆溝橋俗曰渾河逹固安縣境南分一支入新城縣東轉流入霸州一支順流又分岔復合流入霸州逺城東南名通濟河流入玉帶河大抵千流萬派而衛白二河其綱也入衛諸水滹沱其綱也入白水渾河及趙北口之四角河其綱也以禹貢之迹言之在畿輔者有滜水有大陸有九河有衡漳有恆衛大伾

山在濬縣東南二里不與西北諸山相接大陸即任縣鉅鹿隆平寧晉之大陸衡漳即合滏陽滹沱之漳也恆水在唐縣西七十里俗名横河發源恆山北合經縣西南流入潞水或以為即派河者非也衞水發源靈壽之良同村東南流四十里入滹沱河非衞輝之衞九河濟水此圖不載其處黄河故道在開州南一百二十里俗名響子口由河南流來經直隸長恆濬縣滑縣東明開州元城等州縣又過山東館陶縣界入直隸清河下達河

間歸海按漢河決酸棗河決瓠子自塞宣房後河復北決館陶分為屯氏河東北經魏郡清河信都渤海入海正統間河決陽武循饗子口故道東州抵濮州張秋入海弘治二年決封丘荆隆口漫子長垣東明今河水南徙益遠故道淤塞瓠子宮在滑縣北十里賈讓治河策云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入北海遮害亭在濬縣南五十里一展卷而古今水道之源流了然在目誠壯觀也使廟堂之上因是而講求其蓄洩之法如禹之盡力於

溝洫者以防民害而興民利則是圖之所係豈淺鮮哉

宋曹氏墓碑記

靈壽人物著於史策者莫如燕昌國君樂毅宋濟陽武惠王曹彬其功業烜赫固不待言至如昌國報燕惠王書云君子交絶不出惡聲武惠平南唐歸奏云奉勑差往江南句當公事回其不怨不伐雖儒者白首居敬窮理之功有未能到是者是豈尋常將帥所能企其萬一哉余謂兩賢天資固不同當日必有得於師友講論薰

陶之益者惜其淵源不可考矣及承之茲土得盤桓於二公桑梓之地不勝高山景行之思間嘗問其遺老冀得其遺跡而昌國君墳墓里居已無復有知之者獨縣北朱樂村南相傳有曹氏塚亦未知其為武惠歟抑武惠之上世若子孫歟寧晉亦有曹氏墓與此孰先孰後皆不可知余親造朱樂村徘徊其域則蕭然一平衍漫無丘隴計地廣二十步縱二十二步東去松水百五步南去朱樂村百四十步片石偶立者四皆刻其上窾其

中意必瑩坊夾柱之石而規制粗陋似非勲戚家所用疑是後人表識之物葢曹氏當靖康之末子孫多從高宗南渡無復在北者又歷金元用兵之際故至今纔七百年而若存若泯至於斯歟抑當時武惠謙恭不伐其規制本不甚弘壯故易就湮没歟余以語傅維標曰武惠之跡在靈壽者僅此一塊土豈可使當我世而湮没耶傅君曰吾邑西阜安村有韓太保墓者無碑誌可稽無封樹可識特元末東平趙哲有韓太保墓碑數百年

來遂指為韓忠獻億不知韓氏遷雍丘之後果還葬靈壽耶或其先世贈官有至太保者耶忠獻第六子縝以太子太保致仕或令縝留守祖墓不隨遷者耶前人好附會而後人輕信聽未可知也今曹氏墓亦在疑信離合之間弗傳疑焉懼又如韓氏傅君斯言春秋書夏五郭公之意也余既不忍武惠之泯泯於兹土而又嘉傅君之能慎并記之於石云

衛水尋源記

靈壽縣治東北十五里有良同村衛水發源於其北即禹貢恆衛既從之衛也由良同村東南流四十里而入於滹沱河衛在恆陽特一小水耳而見於水經見於漢書見於禹貢其名赫然蓋此水在唐虞時或苦汎濫不似今之安瀾且按今松陽滋泥慈汶諸河皆逼近於衛安知當時不同滙於此源遠而流長非僅如今之限於四十里也桑田滄海變易無常安能據目前所見而遙斷數千年以前之形勢哉採舊聞述殘編想見古聖人

憂民之心則可矣今康熙二十三年夏僉事李公奉命查考輿圖至靈壽求問所謂衞水者親造良同村之源而臨視焉值歲旱源竭非但無唐虞之汎濫比班孟堅酈道元之時水勢亦迥然不侔矣公慨然賦詩一章其末云萬世聖人憂在水誰將飢溺繪吾民蓋欲以禹之憂洪水者憂吾民凡政有未善吏有不肖皆吾民之洪水也其憂何時可已耶公之意亦深遠矣哉今之在民上者誠能皆以公之憂為憂則天下豈難治也哉其謂

公此念實可與大禹八年胼胝四載隨刊之事同垂萬古謹記於末以告後人云靈壽縣知縣陸隴其敬記

丁滙湖放生記

海鹽之丁滙湖我六世叔祖銓部胥涇公之墓在焉是湖舊為放生之所自明季以來其禁廢弛網罟交錯其中近年我族之好生者請於官復申舊禁一時鱗介之屬得安其所亦盛舉也余竊惟王制澤梁無禁聖人愛物止云釣而不綱故放生非古也自佛氏始也然君子

或有取焉者豈非以其一念不忍擴而充之不可限量乎昔齊宣王不忍一牛而孟子謂是心足以王非謂不忍一牛之可以王也欲其察識此心而擴充之老我老以及人之老幼我幼以及人之幼則王道不外是焉今放生之心非即不忍觳觫之心乎苟於是而察識焉思我之於魚猶戚戚若是而況我同類之人乎況我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乎然則仁民之道不可一日不講也親義序別信之理不可一日不講也使天下鰥寡孤

獨顛連無告之民有一夫不獲其所吾心忍乎五倫之內有一處之缺陷不能歡然有恩以相愛叙然有文以相接吾心忍乎是充一放生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故君子有取焉顧遊斯湖者睹鱗介之生長蕃育油然生其親親仁民之心無勇於挾山超海而怯於折枝則茲之放生者真盛舉也夫

新修文昌祠記

文昌何神也司馬遷天官書曰斗魁戴筐六星為文昌

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周禮大宗伯以槱燎祀司中司命月令季冬之月畢祀天之神祇鄭康成謂司命司中與焉然則文昌天神也星有六各有攸司而統之曰文昌蓋道之顯者謂之文將相祿命皆權於道明乎非有道者不得與凡世之不以道而得將相祿命者皆非文昌之所授古之祀之者蓋所以答其黙相道統之功而非教人禱祀以求寵利也近世祀文昌者不復分司中司命而統號之

曰文昌從其重者為主猶未大遠乎古但祀之之意專以求富貴功名而不知有道則已失其本而又雜以道家不經之説謂上帝命梓潼神掌文昌府事及人間禄籍元時遂加號為帝君按所謂梓潼神者相傳姓張諱亞子其先越巂人因報母仇徙居劒州之七曲山仕晉戰没人為立廟梓潼嶺上唐明皇西狩追封左丞僖宗入蜀封濟順王宋咸平改封英顯是則文昌者天神也梓潼者人鬼也合文昌梓潼而一之不經甚矣即以梓

潼神配文昌如棄之於稷句龍之於社然梓潼神非可以配文昌者也配文昌者自孔子而下宜莫如四配十哲及兩廡從祀之先賢先儒擇一而配焉可也於梓潼何有哉以梓潼配文昌猶不可而況直呼梓潼為文昌而不復知有戴筐六星司命司中者耶靈壽舊有文昌祠在南城樓上搏土以為神傅以彩飾綠衣烏幘兩童子夾侍其為戴筐六星之文昌耶其為梓潼嶺上之神配食文昌者耶吾不得而知也康熙戊辰孟冬修南城

樓遂新其祠而易以木主題曰文昌之神蓋吾知祀文昌而已他非所聞也吾知祀周禮月令史記之文昌為吾道宗主者而已他非所知也在人則有至聖孔子及先賢先儒在天則有文昌皆教人以正誼明道而一切計功謀利之私知有富貴功名而不知有道及假道以干富貴功名者孔子之所擯文昌之所擯也明乎文昌之所以為文昌庶幾俎豆馨香來格來饗不吐而棄之乎

嘉定白鶴寺記

丙辰七月余以公事泊舟南翔寺前吏有持寺記來閲者言寺建於梁天監盛於唐祥符常有二白鶴飛集其上或自東飛來必有東人施其財自西來則施者亦自西至其他皆隨方而應久之鶴去不返僧齊法師者號泣甚切忽於石上得一詩有白鶴南翔去不歸之句因以名其寺云蓋此寺之興久矣豈非以鶴之清高標異人樂傳之而寺因之以久耶嗚呼鶴一禽耳猶能以清

高之姿標異於世至於千百年之久而其迹不泯而況乎人秉五常之性有六藝之教大可以經緯天地小可以振育一方有非鶴之所能企其萬一者而乃泯泯無聞者不可勝數可不悲耶即以茲土論自天監以來仕且遊於此者若干人矣其迹至今顯然可指者幾人耶方其來也人莫之喜其去也人莫之思如蚊蠅之偶集而偶散何曾二鶴之不若乎此無他大道之不明汩於欲溺於習而不能自振拔故雖有五常六藝萬倍於鶴

之本原而汙穢迷溺返出於鶴之下宜其泯泯而不傳也玆土之南不十餘里有吳淞江者此大禹之遺迹也在天監以前又幾千年矣當時禹之經營玆江也其疏劉何處用夫工若干雖以遼遠不可知而至今臨流者思禹功不衰嗚呼又何鶴之足言乎余因南翔之寺有感而為之記

謙守齋記

余既以謙守名周子憲章之齋或問謙守之義曰滿損

謙益之理備於書矣𡚒多益寡之訓詳於易矣我見人家有累世富盛者必其人戰戰兢兢常若履虎尾涉春冰自畀而尊人者也有方盛而忽衰者必其自尊大視其家若泰山之固磐石之安人無如我何者也此理甚明但人家子弟生長富厚不能如創業之人更歷事變不知稼穡之艱難往往驕溢為父兄者亦未如之何此無他術惟使多讀書觀古今盛衰之故則知自謙矣知謙則知自守矣亦有讀書而愈長其傲增其驕者則以

其不知讀書之法視聖賢之書不過為干禄之具而不實體之身心不實驗之人情世變竊其皮膚潤色為文章謂可取富貴如拾芥不自覺其傲且驕反不如不讀書之人猶知有所畏懼此則又君子所深病而非讀書之咎也吳磊齋先生有言子弟一讀書則百病皆除旨哉言乎由是觀之謙也者守家之本也善讀書者又謙之本也憲章以謹厚起家退然若不自足真有得乎古人之謙者欲使子孫永保此風以守其成以昌大其門

則莫如讀書矣其必有味乎斯言

困學齋記

好生周子名其讀書之所曰困學齋謂余記之余以為困而學非難知困為難夫人心苟有所困心溺焉身汩焉膠固而不可拔方且自以為適豈知困哉吾見今天下之學者不陷溺於佛老則迷沒於詞章舍坦途而入荆棘困莫甚焉然肯自以為困耶今吾與好生幸讀程朱之書知其大綱彼之迷溺而不自覺者吾知免矣然

天下之困人者非獨此一心之微日用之間利害得喪愛憎毀譽困之者嘗四面而至乘間伺隙受其束縛而不知能開柱下天竺之雲霧而或不能不徘徊於一官一爵之得失能破姚江金谿之藩籬而或不能不猶豫於一錙一銖之有無能埽顏謝徐庾之綺麗而或不能不動色於閭巷匹夫之喜怒一有入焉則吾之學皆為其所困嗚呼知之者豈不難哉然則如之何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能省然後能困知困然後能學日用之間

凡接於吾耳入於吾目發於吾心者必察之必防之知其在桎梏之中則必思所以脫於桎梏矣知其在波濤之內則必思所以出於波濤矣聖賢居敬窮理之學雖欲傾刻離之而可得耶遂書之以為記當與好生共勉焉孔孟程朱豈遠乎哉

退思堂記

靈壽縣堂之後曰退思堂蓋取左傳進思盡忠退思補過之義余既重修斯堂而深有味乎其名夫忠者盡我

心之謂也盡我之心者宜若可以無過然天下事有定理輕重疾徐寛嚴厚薄各有其分過與不過其辨在毫釐之間而人常不及覺夫惟聖人見理明而處事熟隨其心之所發無非至善不待思而自無過自聖人而下大賢如顔子雖曰如有所立卓爾然猶不能保其無幾微之差顔子而外又無論矣非慎思之而善補之末由去也故孔子告子張曰主忠信徙義主忠信者進思盡忠之謂也徙義者退思補過之謂也彼謂致良知之説

者謂致吾心之良知而事事物物皆得其理是知主忠信而不知徙義知進盡忠而不知退補過者也具為學術政事之害可勝道哉坐玆堂者毋曰我盡我心而已其亦思輕重疾徐寬嚴厚薄果各得其中乎不蔽於氣質乎不囿於習俗乎不矯枉而過正乎不因噎而廢食乎有時獨斷者不為荆公之執拗乎有時從衆者不為蘇氏之模稜乎如射之有的不中其的皆過也如匠之有繩不中其繩皆過也思之而補之而後吾所盡之忠

庶幾可以無憾不然自謂能盡而毫釐之間稍有偏倚其害於民將不可勝言嗚呼盡我心而猶不能無害於民而況其不能盡者乎可不懼哉可不懼哉

活潑潑齋記

天地間惟道無不在鳶之戾於天也魚之躍於淵也莫不有道焉其於人也窮達貴賤尊卑惟其所遇而道隨之昔孔子居鄉黨則有鄉黨之道為大司寇則有大司寇之道為委吏乘田則有委吏乘田之道道豈須臾可

離者哉故子思謂之上下察程子謂之活潑潑地使其須臾可離則不得謂之察與活矣淵明之辭曰倚南窓以寄傲吾謂淵明未聞道也傲之非道亦明矣何地何時何事而可以傲哉如南窓可傲則是道可須臾離豈察與活之謂耶余親家王子天市官於上谷其署中燕息之所舊題曰南窓寄傲愚請易之曰活潑潑地竊以為善學淵明者莫如斯言也淵明之為人高風峻節卓犖古今雖朱子亦重之然能操持於君臣父子之大而不

能涵養於視聽言動之際知儆之為達而不知其為病儆之一字伏於胸中而形於四肢氣質用事而不覺嗜慾横行而不悟湎於酒躭於蒱閭巷鄙夫之所謂快心適意者而不免涉獵乎中自以為瀟灑自得而不知其沉溺錮蔽束縛拘囚與所謂活潑潑者相去遠矣古之君子知道之無不在也戒慎恐懼息有養瞬有存貌則思恭言則思從視則思明聽則思聰猶懼其隱微之際私意潛滋而須臾離道也於是乎有慎獨之功有內省

之法懲忿窒慾遷善改過惟恐其或怠也正誼明道主敬行恕惟恐其或懈也是以用力之久則義精仁熟充乎中而達乎外氣禀不得而拘嗜欲不得而蔽習俗不得而溺塞天地横四海而無所礙活之至也嗚呼是豈淵明之所知也哉知活之味則知傲之病有淵明之節而傲猶為君子所鄙而況不如淵明者乎以程子之活易淵明之傲斯為善學淵明也夫

崇明老人記

吾家某於九月廿六日在洙涇周我園家與雲間佳士王慶孫同席慶孫述曾至崇明縣中見有吳姓老人者年已九十九歲其婦亦九十七歲矣老人生四子壯年家貧鬻子以自給四子盡為富家奴及四子長咸能自立各自贖身娶婦遂同居而共養父母焉卜居於縣治之西列肆共五間伯開花米店仲開布庄叔開醃臘季開南北雜貨四鋪並列其中一間為出入之所四子奉養父母曲盡孝道始擬膳每月一輪家週而復始其媳

曰翁姑老矣若一月一輪則必歷三月後方得侍奉顏色太疎復擬每日一家週而復始媳又曰翁姑老矣若一日一輪則歷三日後方得侍奉顏色亦疎乃以一餐為率如蚤餐伯則午餐仲晚餐叔則明日早餐季週而復始若逢五及十則四子共設於中堂父母南向坐東則四子及諸孫輩西則四媳及諸孫媳輩分昭穆坐定以次稱觴獻壽率以為常老人飲食之所後置一櫥櫥中每家各置錢一串每串五十文老人每食畢反手於

櫥中隨意取錢一串即往市中嬉買果餅啖之櫥中錢
缺則其子潛補之不令老人知也老人閒往知交遊或
博奕或樗蒲四子知其所往隨遣人密持錢二三百文
安置所遊家并囑其家佯輸錢於老人老人勝輙踊躍
持錢歸老人亦不知也亦率以為常蓋數十年無異云
老人夫婦至今猶無恙其長子年七十七歲餘子皆頒
白孫與曾孫約共二十餘人崇明總兵劉兆以聯表其
門曰百齡夫婦齊眉五世兒孫遶膝洵不誣也康熙二

十二年十月十六日某為余備述慶孫之言瞿然不勝
景仰賛歎因援筆而記之以告世之為人子者
按崇明老人壯而鬻子自給老猶博奕樗蒲雖克享
大年不過碌碌庸人耳所可敬者其子四人厮養卒
也不讀書不知理義乃父母鬻其身而不怨及拮据
成家惟知孝養其親不特能養口體且能養親之志
焉葢亦難矣嗚呼世之有親不能養養而不能曲盡
其道者覩此能無愧乎

三魚堂文集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三魚堂文集卷十二

詳校官左中允臣瑭五珠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錄監生臣朱學濂

三魚堂文集卷十一

贈内閣學士陸隴其撰

墓表　墓誌銘　壙記　傳

中憲大夫江南布政使司參議分守蘇松常道加三級方公墓表

分守蘇松常道參議方公諱國棟字干霄號𠃔賢以康熙十六年冬没於位其政蹟在口碑其家世生平在公

子共樞所述行略及翰林院編修汪公所作墓誌銘中其初仕也由舉人授蠡縣教諭遷國子監助教進博士遷刑部江西司主事歷雲南司員外郎福建司郎中出為廣東按察司僉事分巡海北道遷整飭寧武兵備叅議裁缺改分守蘇松常道其在廣東也擒雷連巨寇鄧耀而招徠其餘黨白諸富人冤而御其金其在寧武也以法飭武弁而盡謝絶其饋遺其光明磊落寛嚴有節所至如一彰彰在人耳目固無容復贅一辭矣至其在

吳也正值閩粵用兵羽書旁午之際方是時大吏當軸者惟以能辦事為貴不暇問民生疾苦有司承風旨朘削窮民皮骨幾盡使無人焉覆翼噢咻之勢窮力極揭竿斬木而起如明季之禍不難見也寇横於外盜起於内又紀綱盡廢人不復知有廉恥天下事尚可為哉公獨於干戈擾攘之中事事思與民休息每遇急徵從容布算鎮之以靜芻茭糗糧之需卒藉以辦而民宴然嚴飭屬吏無朘民生而摧其力自是郡縣稍稍知以百姓

為根本不敢盡力排擊剥割當義所不可正色峻拒雖臨利害不肯委曲假借中朝貴人遣幸伶入吳怙勢縱恣大吏爭折節下之公獨不少屈綱維不至掃地者公為之中流砥柱也公既以仁愛培國本以廉恥維風俗一時精揺克甘脂韋者或不以公為然然卒無如公何公既沒之二年逆臣授首四方漸次削平鷹揚貔貅之士奏功於朝皆以為神器震而復寧者師武臣力也孰知賢者弭變於無形撫輯殘黎固結人心使腹内安堵

而後將帥之臣得以成功於外譬之治病然披堅執銳從事疆埸者治其標者也正己率屬潛消禍變者固其本者也本不固則外病未除而內病雜作雖有良醫豈能為治然則公之毅然持正於舉世若狂之時安民生而挽頽俗以為郡縣倡使封疆大臣無內顧之憂而以次平定禍亂其功顧不大哉公之在位也𢖍其適待罪嘉定為公屬吏得親炙其休光公不鄙其不肖而特嘉其樸拙時引掖奬勸之及𢖍其罷歸公為扼腕太息方欲

以閒散之身從公於政事之暇從容盡叩公之學且欲問公家相國文端公中朝故事以定千秋之疑案而公忽溘然棄世矣公子共樞既葬公於順天府大興縣方家莊祖塋而以其行畧墓誌示隴其謂隴其曾備員公之宇下且嘗蒙公奬歎能知公之心不可無一言以表之隴其學疎文陋豈能闡揚公盛德特嘗慷慨世變歎今之論治者皆爭其流而不知其源獨公能於嚴霜堅冰中噓以陽春消弭禍本可謂得其源者推其功實與

頽放之徒相表裏而人顧不知也隴其故不復論其他而特表其卓然獨立於吳中而關天下安危者以備史官之採擇云

孝廉系宣曹公墓表

公諱頴洙字系宣別號住寒暮年寓懷也公父之眾諱繹祖蚤歲遊庠孝友承家舉丈夫子五咸知名士公其長子也賦性沉毅介然自持且偉度修髯望而知為有道者隴其嘗遡公生平竊深企異之公年十五母王孺

人蚤世恪遵庭訓一燈坐繐帳中誦讀無倦色閱十五年後母陳孺人亦故形神慘澹而至性依依則蕭然一韋素也甫遊黌序即登丁卯賢書時公父方壯上而高曾光禄公侍御賓湖公暨仰賓公咸慰焉聲先華萼交善嚶鳴及卜宅郡城天星湖又闢煙雨南莊書屋擬看杏苑之花旋奏鴈羽之捷彷彿比美扶風則卓然一典型也庚辰之役魁副南宫乃辭特典願以薄禄捧檄永豐經藝治事士之遊其門者多有濂洛聲則儼然一嚴

師也運當鼎革播遷百粤歷瘴雨蠻煙幼子家人零落殆盡不免瞻岵生悲黍離同歎則纍然一孤臣也迨亂離初定兩度還家為問昔時郡室湖莊俱成幻境遂息倦飛之翮棲止祖廬力行敦睦培子姪之孤弱拯父黨之旅羇復祀田所以尊祖廓祠基將以收族凡親戚故舊洵生平一日歷事變當阽危必匱乏相周患難相恤懇懇未嘗或置膜外則慨然一仗義士也而公豈欲獨善其身哉明季申酉間偕仲弟攜妻孥跋涉山澁者數載

公則一氊江右仲則餬口窮途彼時故鄉蝶夢憲檄吹求幾虞不保且公父耄疴季弟臻來輩尚少脊令是亟得保堂構於依然非公之感孚同氣者深而洽比鄉黨者素不至此嘗泫然書訓以示弟仲宣蘅芳遺孤曰孝弟謹信親愛學文立身之根本弗視弟子之小學也古人所謂寧刻鵠毋畫虎者非耶公素不攻釋家言於所居左額不限堂憩息其中自謂饘粥可供竹牀可卧杖頭錢可給求木雞是養杜忘一切則終脩然澹然一山

林遯逸人也公生平出處大畧如是公與先伯父濟南公同鄉薦則隴其固年家子也而余壻宗柱為公猶子開之熟而知之詳又以公之令嗣名駕乘者請羽言於余故不愧言之諺而少文為敘次其生平云

施孟達墓誌銘

施子玉符以其考孟達府君狀來請銘據狀言施氏之先自浙之秀州遷於蘇又自蘇遷崇明洲之西沙代有顯者是皆在宋元以前其自崇明遷嘐之大場則君之

高祖諱秩又自大塲遷今所居之羅店則君之曾祖諱鈇鈇生勲勲生三子其長諱宿則故進士兵部主事諱鳳儀字孟翔之祖誥封文林郎諱三益之父其季諱宰則君之父也君諱于德生而孝友與弟天長儒學訓導于政俱業儒自以為頴悟弗及弟乃喟然曰弟横經凡服賈不亦可乎豈必凡弟皆貴耶遂操奇贏權子母家以是益富厚然非僅知有富者親没與其弟哀慟過禮凡喪葬之事爭先措置而財産則互讓視世之死其親而

惟利是爭者胥壞也佃户有負租者夷然不較曰彼貧耳非本意也寧令負已不忍直於有司嘗出手書一冊焚之皆田産積逋也計九千有奇越數年又出一冊焚之倍於前其存心寬厚不忍以財物傷人如此崇禎辛巳歲旱道殣相望慨然太息曰人我一也彼僵而仆而我獨飽食可乎盡出其積儲散之倉廩一空順治甲午歲復祲率先煮糜療飢力勸鄉里有力者共相濟賴以活者甚衆嗚呼世之富人積粟藏金絲毫不肯假於人

視其親戚鄉里若秦越之不相關少有負於己則跳躍
叫號以為萬不可已其視施君度量相越為何如也然
君以度量容人人亦感其意不忍負之家事亦卒不終
落當鼎革之際邑有奴變羣僕隷結黨横行以索券為
名焚掠無虛日君從容呼其衆僕檢契還之僕皆流涕
不肯去亦其生平寛厚有以感人也君其他善行甚多
如奉邑令委踏勘沿海坍荒分别全坍坍殘臨坍卄卄
有條既竣不受旌獎皆人所難余獨喜其寛厚能容人

有古人風宜其積厚流光子孫蕃且昌也故因玉符之請而為之誌銘君生萬歷癸巳沒於康熙庚戌其配朱孺人沈孺人皆賢克成君之志俱先君卒子三人長麟祚次麟定皆庠生季麟瑞即玉符恩貢生孫男九人宗閏宗箕宗岐麟祚出宗嵋宗屺宗嶸麟定出宗嶧宗嶠宗峘麟瑞出女七人孫女九人麟祚等以壬子十二月二十日葬君於隱和府君窀之昭穴銘曰

世滔滔兮咸錐刀之是爭君獨擴然有容兮若汪汪之

千頃君既享有遐齡而子孫繩繩家其日羸積善餘慶兮豈不信而有徵

陳母侯孺人壙記

孺人姓侯氏世為商邱人前朝戶部尚書侯公恂者孺人之祖尚書子方域字朝宗世傳壯悔堂集者則孺人父也孺人年十五歸于陳子子萬子萬世為宜興人祖少保端毅公諱于庭直節詳於國史父定生先生諱貞慧以德行重天下與朝宗為莫逆交甲申之亂朝宗避

地宜興因締婚馬朝宗既北歸尋捐館舍而定生亦尋即世家日落徒四壁立子萬煢煢無依遂就婚商邱孺人生而端莊不妄言笑長循婦道雖世家女能以禮自範子萬之至商邱也伶仃躑躅孺人安之不以為苦子萬既壯務讀書好交遊孺人常竭力操作以供不時之需不以為厭子萬作丞黎城令安平孺人皆隨之任遇覃恩受封家道寖臧然益務儉約不輕用一錢不輕翦一幣子萬稱孺人之言曰婦人所貴在德不在翹珠鳴

玉男子所重在品不在拖紫紆青霜白雨薪釵荊裙布吾分內事也又曰世事何真惟做好人是真其所見卓犖如此故能歷艱辛遇通達而喜愠不形以宜其家以相其夫子使子篤得以磊磊落落之才處則優游於墳典出則鞅掌於民社無室家米鹽之累豈非制其胸襟者孺人力也彼世之生長閨閤不識稼穡艱難不識禮義窮而怨達而侈使其君子內顧鬱抑常擾擾於衷甚則毀廉隅蹈羅網以徇其無涯之欲者聞孺人之風豈不

可愧也哉孺人生於崇禎十五年六月初三日沒於康熙二十八年三月二十六日既沒而子萬痛之甚非獨其篤於琴瑟葢孺人之賢實超越世俗而年不永宜子萬之感悼無已也孺人有子五而皆不育有女七多方為子萬置妾有螽斯不妒之風焉臨沒猶惓惓囑子萬愛身育嗣亦世俗所難哉子萬寓書於余求所以不朽孺人者余不敏非其人也承吾友之命且心重孺人之賢不敢辭故敘其大略以復子萬使識於其壙非敢附

誌銘之例也

先府君壙記

先府君諱元一諱標錫字叔因姓陸氏系出唐宰相宣公代有顯者詳家乘中自五世祖春坡公諱東始居平湖縣之洳口其地一名顧書堵高祖諱美字仰春妣姚氏曾祖諱堯夔字友唐妣戴氏祖諱錫眉字紹唐妣姚氏考諱濾號泰交妣李氏自五世祖以下皆以儒術有名庠序泰交公四子府君行第三府君生於萬歷己酉

正月初二日自幼孝友能文早年入庠數奇未達康熙

乙卯以男隴其恭遇

覃恩封文林郎府君性寛和生平未嘗有疾言遽色雖嘗

有横逆相加者絶不芥蔕於胸中好坦直不喜為城府

入與家人言出以告於人未嘗有二也一生惟以真誠

寛厚為主寧淵嘿於節文而不欲矯飾以欺世寧過於和

平而不欲立崕岸以自異府君少時家道殷盛長兄墨濤

公又顯仕然處之淡如也及遭喪亂家業盡落徒四壁立

亦不以為意援書武塘者八十有六年安之若素雖未嘗達而在位而常以蒼生為念每語子弟云貪與酷皆居官大戒然貪而酷人皆知惡之若恃廉謹而刻以繩人人慕其風節競相傚傚禍不可言矣讀書必究極源委深惡俗學卑陋尤不喜務虛名順治間士子沿明季舊習互相標榜號曰某社某社時隴其初入黌序未知其病也府君每切戒之常舉海鹽吳忠節公語示之曰居官不入黨秀才不入社便有一半身分此至言也兒謹識之居常教子

弟必令篤實務本每喜稱述祖徳及盛衰興廢之故津津忘倦晚年深慮宗族繁衍子孫不能自知其支派乃修族譜義例精核族人賴之康熙戊午九月二十一日以疾終於正寢享年七十配鍾氏同邑太學生衡水公諱成純長女生萬厯丁未閏六月初二日終於天啓丙寅十一月初一日續配曹氏隆慶戊辰進士漳州府知府景坡公諱銑曾孫女萬厯丁酉舉人荆州府通判芝亭公諱蕃孫女處士越凡公諱棻長女生萬厯丙午三

月初五日終於崇禎癸未正月二十七日皆有婦德皆
以康熙乙卯
覃恩贈孺人副室石氏三男皆曹孺人出長隴其康熙庚戌
進士江南蘇州府嘉定縣知縣次肇熊後府君四十日而
卒次承勲一名坦女二長適同邑庠生張光熹次許字婁
縣陳嘉謏孫男二人定徵宸徵皆業儒孫女四人一適太
學生金山李鋐一適同邑庠生曹宗柱一許字同郡庠生
張金城一幼未字以康熙庚申十二月十一日合葬於朱

童港北餘圩祖墓之東亥山巳向不孝孤等不能顯揚其考妣謹識其生平大畧如此旻天罔極嗚呼痛哉

亡弟尚桓壙記

此吾弟尚桓之壙也其世系詳先府君壙誌中弟諱肇熊生崇禎壬申十二月二十四日少余二歲吾年十四而喪母弟纔十二孤苦相依備極酸辛弟㓜讀書未成輒遭亂離我與先府君皆餬口於四方弟獨在家無師友切磋之功學遂不成吾先府君家法子弟不能讀書

則當執一業農工商惟所宜不得為天地間閒食人以辱祖宗故弟既廢書遂習於農備歷艱難弟性亦淳樸安之不厭及予舉於鄉捷於南宮遵守祖訓不敢攫取不義為父母羞家貧如故弟之自食其力如故也及予為吏江南不欲變其初心家貧如故弟之自食其力又如故也方冀稍有餘俸使弟得息肩孰意其不能待耶

戊午閏三月之十二日我應

詔入都既拜先府君於堂上弟送我入舟孰知此一日即

爲我父子兄弟永訣之日也先府君屬纊之日弟病已篤聞變匍匐至牀下一慟幾絶家人扶至房中遂不復起臨沒時囑家人云我病不能成服我死當以衰絰斂我家人遵其言故今在棺中者斬焉凶服之人也以禮言之弟方至九泉日夕侍二親旁不應衰絰然弟之惓惓於亟沒者豈非其天性之不容已耶一息尚存不忘痛親此一念何可沒也又語家人云吾死停吾殯於室母出也待吾兄歸嗚呼哀哉卒在戊午十月二十九日

後府君之没纔四十日耳配李氏終於康熙己酉十一月二十七日繼娶馮氏皆無子以隴其次子宸徵為嗣二女一育於隴其許字同郡庠生張金城一幼未字今於康熙庚申十二月十二日同李孺人合葬於先府君墓之右穴嗚呼痛哉兄隴其抆淚謹識

兩嬰兒壙記

此兩嬰兒者一為遇龍姓陸氏生崇禎丁丑冬我幼弟也其生也有夢龍之祥故名焉我父母皆鍾愛之不幸我

母沒而弟無所依時有常熟陸平侯者為守備於杭州與先府君有故以弟寄養焉在杭半載而痘殤時癸未秋也柩歸寄祖墓旁舍者四十一年其生卒之日月皆已不能詳一為蘭徵姓陸氏生康熙丙午十二月初三日我次子也其生之夕我時北上夜泊蘇州夢戴蘭於首芬芳異常以為有鄭穆公之祥不幸甫五歲而痘殤時康熙庚戌六月十二日也柩寄爾菴僧舍者十有二年二子皆有異兆皆聰明過人而竟夭殤可哀也哉逢

家多故久未克葬常痛於心今於康熙癸亥四月朔日合而寄葬於爾菴僧舍之後隙地叔左姪右庶幾相依以永久焉

傳

越凡曹公傳

外祖曹公叔芳諱棨越凡其别號也世居華亭之東千里祖景坡公隆慶戊辰進士福建漳州郡守父芝亭公萬歷丁酉順天榜第四人湖廣荆州别駕芝亭公生四

可愧也哉孺人生於崇禎十五年六月初三日沒於康熙二十八年三月二十六日旣沒而子萬痛之甚非獨其篤於琴瑟葢孺人之賢實超越世俗而年不永宜子萬之感悼無已也孺人有子五而皆不育有女七多方為子萬置妾有螽斯不妒之風焉臨沒猶惓惓囑子萬愛身育嗣亦世俗所難哉子萬寓書於余求所以不朽孺人者余不敏非其人也承吾友之命且心重孺人之賢不敢辭故敘其大略以復子萬使識於其壙非敢附

誌銘之例也

先府君壙記

先府君諱元一諱標錫字叔因姓陸氏系出唐宰相宣公代有顯者詳家乘中自五世祖春坡公諱東始居平湖縣之泖口其地一名顧書堵高祖諱美字仰春妣姚氏曾祖諱堯夔字友唐妣戴氏祖諱錫肩字紹唐妣姚氏考諱濾號泰交妣李氏自五世祖以下皆以儒術有名庠序泰交公四子府君行第三府君生於萬曆已酉

正月初二日自幼孝友能文早年入庠數奇未達康熙

乙卯以男隴其恭遇

覃恩封文林郎府君性寛和生平未嘗有疾言遽色雖嘗

有横逆相加者絶不芥蔕於胸中好坦直不喜為城府

入與家人言出以告於人未嘗有二也一生惟以真誠

寛厚為主寧濶畧於節文而不欲矯飾以欺世寧過於和

平而不欲立崖岓以自異府君少時家道殷盛長兄墨濤

公又顯仕然處之淡如也及遭喪亂家業盡落徒四壁立

亦不以為意授書武塘者凡十有六年安之若素雖未嘗達而在位而常以蒼生為念每語子弟云貪與酷皆居官大戒然貪而酷人皆知惡之若恃廉謹而刻以繩人人慕其風節競相倣傚禍不可言矣讀書必究極源委深惡俗學卑陋尤不喜務虛名順治間士子沿明季舊習互相標榜號曰某社某社時隴其初入黌序未知其病也府君每切戒之常舉海鹽吳忠節公語示之曰居官不入黨秀才不入社便有一半身分此至言也兒謹識之居常教子

也自與其友讀書山中互相切磋博覽經史百家之言
去婁東不二百里若不知有西銘者性又慷慨倜儻有
大略知天下將亂喜與里中俠少年游親黨皆竊笑之
及乙酉變起遠近鼎沸而熙菴家獨晏然安堵以諸少
年感其平昔意氣謹衛之也江南初定玉石未分有誣
山民不軌請兵搜山者一山皇皇懼不保然皆畏縮無
敢向當事白之熙菴獨挺身見主兵者侃侃數言一山
獲全順治庚寅辛卯閒歲大祲道殣相望是時熙菴家

漸中落矣慨然傾囷賑之平生周人之急解衣推食無所吝惜尤喜引掖寒素之士延接款餽游揚之恐後初熙菴父養虛公家故饒鍾愛熙菴欲其力學一切家事不使與聞故熙菴自幼不問生産更負氣數忤富豪為凌轢以故家日益落然熙菴廓然不以介懷也未嘗有歎息扼腕之聲晚年留心禪學徧閱傳燈録諸書一時浮屠大師皆與之游咸推為有得云康熙己未以病卒壽六十四

贊曰跡熙菴生平若三變然始而儒繼而俠終而禪然俠不至於捍文網則非朱家郭解之俠也禪不至於廢彝倫則非慧遠宗杲之禪也其始終皆讀書通儒術之效歟不然方婁東以聲利招致後進一時浮薄之士蟻聚其門非定力卓識烏能不餔糟啜醨於其間耶

三魚堂文集卷十一

三魚堂文集卷十二

贈内閣學士陸隴其撰

祝文　祭文

宿廟文

竊聞幽明異治徼應攸同人鬼殊途感孚則一上帝區疆畫土端屬神祇朝廷分職授官尤嚴牧守靈邑向稱沃壤今嗟瘠土在災祥休咎神實司之惟疾苦顛連余

有賴焉從來宿廟祇應故事在今對越實矢中忱願五風勿愆而神無伏陰願靈雨其時而神無亢暘願洽於時和而民無夭札願惕於明威而民無愆慝願虎馴於林鱷馴於澤而神戒其遠願父慈於家子孝於室而神聽其聰余也不明神其啓之余也不廉神其董之余也不惠神其警之獄有沉寃神牖余智山有伏莽神侑余威欽哉帝命毋隕而越余其懲哉庶無後忒

誓神文

維年月日隴其謹昭告本縣城隍之神曰惟神聰明正直吏之善惡神必知之民之休戚神必知之隴其受簡命來涖兹土勤恤民隱是其職掌尚或棄其生平素守貪求貨賄曲徇情面不惜小民不顧是非神其殛之至於啓其愚翼其行俾興利除害無窒礙陰佑百姓俾年穀順成疾病不作盜賊不興黙奪潛消神之賜也惟神鑒其愚誠有感必應謹告

告城隍禱雨文

竊惟神奉上帝之令以蒞茲土隴其受
天子之命以宰是邑職在庇民而已隴其不恤其民則為
曠官神不恤其民亦為尸位其何以答帝心而副上意
今靈邑之民困甚矣其所恃以輸國稅而活父母妻子
者惟禾麥是賴乃幾月不雨葉萎根枯四望郊原若不毛
也隴其知之神寧不知之隴其憫之神寧不憫之弟民之
所依惟神與隴其而雨露之恩非隴其所司則惟神是望
耳今禁約甫頒密雨隨下土膚雖潤猶未霑足神其為民

請命於帝必得大沛甘霖庶俾禾麥欝起則民困其蘇

神亦無忝厥職矣神尚鑒之謹告

告城隍謝雨文

前以亢陽丰懷慘怛瀝情於丈戴牲於俎齋戒越宿將

干神聽豈其未禱靈雨先零因念神休無待於請乃民

未饜仍告於神神不為瀆復宣厥靈自晝而夜甘澤再

澍優渥需足深入土脉徂隰徂畛禾黍蕓蕓隴不敢私

敢酬神德

祭京江張太夫子文

惟公抱臯夔伊傅之緼不欲盡試其急流勇退而以其盛德大業付之我宗伯先生我宗伯先生方將成賡歌颺言之治致鳳儀獸舞之休堯舜其君民拜手而獻於高堂而公顧不及待耶公之英聲茂實彪炳於國史照耀於宇宙固不以存而增不以沒而減而我宗伯先生立德立言立功之盛成於親在之時與成於親沒之後則有間矣繼自今而往丹徒之膏澤潤海内浸生民為

國家霖雨舟楫為百代高山景行而公皆不及見矣嗚呼哀哉且公家麟鳳滿堂文窺班馬之室學探洛閩之奥者接踵而起皆思隨宗伯之後奮其六翮高翔遠視羽儀天下文章事業不可限量胡公皆翩然莫顧耶靇其不敏辱在宗伯之門下乙卯之秋侍公於京口諄諄教誨無非正誼明道之言靇其奉以周旋恒恐失墜正欲賴公鞭策以翼其懦以啓其愚而何泰山梁木曾不少留耶承乏恆陽聞訃驚悼既悲失我典型而又惜淶

水之父不得覩元祐之相業魏公之親不獲見治平之元勲極感之中有遺憾焉千秋萬祀曷其有極不腆芹儀用申痛悼冀公之靈不我遐棄

祭座師柏卿魏公文

自世道微政與學分儒生矻矻務崇虚文詞章記誦是精是勤經濟家言重在功勲簿書期會以荅其君其於大道總未有聞緊惟夫子絶類拔羣惟政惟學咸得其真發揮墳典埽除積塵洛閩遺言藉以不泯以此成己

以此澤民秉憲宅揆上佐楓宸無非斯道磅礴薰甄文章事業赫赫彬彬載在國史永永無湮竹帛鐘鼎不能殫陳知統一編尤後學津發蒙起瞶指示諄諄隴其不敏迷於道根常恐汩沒與俗胥淪得依門牆自庚戌春自喜燕雀獲附青雲庶賴典型湯除凤氛命蹇時屯遭遇紛紜留滯南服十載有零微言大義勿克常聆癸亥之冬承乏於靈欣仰高山近在郊坰手書提誨炳如日星謂治無他尚德緩刑如蓋公言民乃獲寧賴兹明訓

心常惺惺書紳服膺作座右銘方期報政從容授經如何泰山忽焉其頽厭棄世網歸於蓬瀛雖大聖賢千秋常生坦然九泉何慮何營在我及門常切牆羮自今以往何所取正棟折榱崩安能忘情聞訃驚悼不覺失聲薄具牲饈旨酒兕觥顧不我棄鑒兹微誠

祭蔚州魏公文

當今天下主持正氣俾直道不泯於斯世者非先生倡之歟先生出而後在朝者知以營私為恥在野者知以

干禄為羞雖未能盡如先生之志而禮義廉恥一綫不絕者先生之功也微先生則世道之變幻更不知當如何矣自古居高官大位文章事業彪炳宇宙者何代無之而一心之光明洞達可以對天地質鬼神反之幽獨而無慚考之詩書而不愧者葢難其人焉如先生者豈非間氣所鍾哉隴其浙西之鄙士江南之賤吏也蒙先生之知最深有不可解者方隴其待罪嘐城於先生未嘗有一日之雅先生千里貽詩奬其對菲而策其駑駘

且昌言於朝不以為嫌聞其罷黜則搤腕不平不顧思
怨即隴其亦不知何以得此於先生也及戊午入都始
得仰見高山隴其之樸訥無能如故非有高談偉論可
以驚動四座方且以負大賢期許自懼又未幾以憂出
都即胸中所一二畧知者亦未能盡吐於左右也意先
生必咎告者之過顧反喜其樸而嘉其拙謂滔滔世俗
中自立正當如此遂直薦之九重復其舊職隴其又不
知何以得此於先生也及癸亥到都補官謁見先生隴

其又不敢效世俗之感恩報謝見先生如平常先生不以為傲顧愈益喜愈欲薦達之是皆有不可解者豈非光明洞達之胸襟憂世之深憫世之切故其取人也寧樸毋華寧拙毋巧茍其樸且拙也雖無足重輕之人猶取之如此而況其足為輕重者乎隴其自承乏畿南以來無尺寸之效可以報知己者惟樸與拙弗敢有變而已方將學十畝之詩人退守先人之敝廬於浙西策蹇過蔚再一望見顏色開其茅塞而胡意先生遂至於斯

耶中心痛悼曷其有極祥麟威鳳不可復睹景星卿雲不可復作嗚呼哀哉薄具牲醴馳奠几筵悲來塡膺不知所云

祭某封翁文

嗚呼公以昌明俊偉之姿篤生我太史羽翼王家表儀當世天下瞻仰太史之名業皆願公享無涯之壽以睹令子之成而竟止此耶太史為當代偉人德日崇而業日進方將以啓沃我君者承歡我親而遂遘此憂耶夫

期頤之數存乎天顯揚之業存乎人在天者雖聖賢莫必在人者原存沒如一自今以往輝煌竹帛太史之名何莫非公之名赫奕鼎鐘太史之功何莫非公之功祥麟威鳳太史為國之瑞即公之為國瑞景星慶雲太史為世之祥即公之為世祥泰山北斗人莫不重太史則莫不重公光風霽月人莫不愛太史則莫不愛公公之身雖沒而公之正氣常伸公之形雖往而公之盛德常存以韓范富歐之事業寄於後人與行於一身何異以

洙泗閩洛之學術付於後人與積於一身何異隴其海濵下吏辱太史之知愛既悲公之仙駕驂升欲攀轅而無及又知公之克昌厥後雖已逝而猶生既悲太史之終身孺慕雖公卿之尊不能易其一日之戚又知太史之孝思不匱不能保其親之長享眉壽而能必其親之光耀千古敬具生芻用表微衷

祭郝某翁文

嗚呼先生明哲之裔賢聖之徒宜享遐壽以挽頽波胡

天不佑大命遽羅維公之先侍御翩翩痌瘝是念世道

是肩東粤三吳政績綿聯維公繼之家聲愈宣克敬克

孝惟恐隕顛公之學問劉陶後先嵇山浙水名聲闐闐

恥襲章句固陋拘牽微辭奥義是闡是箋常居講席折

疑破堅如抽繭絲如觀湧泉晚尤好易屢絶韋編否泰

剥復變化萬千一心會之俱契其全悠然有得目無前

賢公性厚惇接人以真賑窮賙乏不厭其頻非徒親黨

施及邦人義倉平糶久以制湮維倪文正與公討論周

密纖悉以活貧民計公生平超絶等倫以德則懋以學則純在家則孝在邦則仁公之獲祉宜熾宜醇志安衡泌未及大伸麟鳳踵起鬱鬱彬彬咸敦詩禮咸秉樸淳或赫黌序或掌絲綸為國禎瑞為世寶珍公顧而喜庶慰苦辛昔宋明允軾轍垂紳亦越竇氏簪纓列陳從古大儒不於其身往往子姓勲業繽紛天監成德亦既不棼但公耇老輿望正殷宜耄宜耋為世卿雲胡天不弔幽明遂分孰開孱蔽孰闡典墳義丈大義孰究孰聞滔

滔世俗孰遏其亂頽連孤寡誰愍誰憗所以聞訃皆心

如焚余也不敏搴英浙濱見公令子文章雅馴知其家

學必有所循及詢淵源是欽是寅不謂典型遽爾其淪

公視斯世若脫埃塵追遡凖繩能不悲辛有旨者酒有

腯其牲公如有靈庶鑒其諲

祭同年周進士義扶文

嗚呼造物何奪我周子之速耶憶昔與公相遇長安溫

乎其容藹乎其顔聽其言侃侃誾誾昔誦其文今見其

人如飲醇醪如坐春風既會而别相隔數年有道之思時往來於胸中乙卯之秋承乏練祁不喜得官喜得親公公來逆我會於舟中歡然話故不惟契濶之慰亦謂公能訓我以德迪我以政而㬰我不及也繼而公游京師歸來未久又復入都兩年之間聚首無幾方且翹足而望冀公南旋孰謂造物竟奪之速耶計公生平愷惻為心束修勵行與物無競與世無爭所謂仁者之靜非耶靜者宜壽而止於斯何為乎壯舉於鄉晚而登第宜

若天之養之以厚其德而大其用乃養之難而推之易
又何為乎世俗滔滔競於浮囂老成持重庶或挽之豈
天不欲迴狂瀾而顛隕摧落曾莫之惜耶夫既不欲展
其用又何為予之以文章授之以甲第使之若遇若不
遇耶天道茫茫不可究問從古而然我獨悲良友之云
徂失我典型亡我準繩能不涕泗滂沱而哀不能自勝
公歸九泉遇先聖賢言流俗之日非生民之日戚相與
請於帝默持陰護俾返於淳龎而躋於仁壽其亦有意

乎否乎公卿先達如侯如黄生為正直没必為神公往依之切磋砥礪庶幾正氣長存天地敬具一觴奠公几前公其知耶其不知耶

祭應潛齋先生文

先生唐之許由晉之陶潛高風峻節可與比肩然許則高矣峻矣而文采無聞陶則文采表見於後世矣而沉於麯糵不可以訓是皆千古遺憾也先生閲覽博物澹泊寧靜許之所無先生有之陶之所有先生無之卓然

獨立高視古今豈非宇宙正氣所鍾哉隴其仰止高山有年辛酉之夏始會於武林道德之氣肅然藹然如飲醇醪使人心醉先生不鄙𢘿劣出其著述從容指示易詩書禮皆有成編往往發先儒所未發展卷讀之不覺神往先生又命二子訪我於西湖之滸意取其芻蕘之見以相切磋蓋我既重先生之學而先生又愛我之樸私竊自喜謂庶幾得藉典型以開豁其愚蒙而範圍其身心癸亥四月余又至武林先生見之益復欣然縱論

古今亹亹不厭孰意一別之後遂成永訣嗚呼先生之學其精到處固已卓然可不朽其未成之書二子皆好學深思必能卒其父業在先生固可無憾於九原余獨悲我之失其良友讀古人書往往以不得見古人為恨幸而得見今之世有如古人者乃隨得而又隨失之嗚呼哀哉余方留滯恆陽未得親哭几筵敬寄一芹納諸靈前先生有知其不我棄

祭曹系宣先生文

嗚呼公遂厭世塵而長往乎自古正人直士之後類多磊落俊偉之人以揚其祖德而紹其家風而最難者守其正而不至於亢秉其直而不至於激有磊落之概而無其迹使前人之正氣陰接於恬靜謙退之中則其所以綱維乎世道而振起其門祚者如元氣之運於四時而人不覺其生也人仰之其沒也又烏能不痛悼之無已也維公之先自侍御公以勁節顯天下子孫皆有秉正不阿之風而公則更斂鋒韜鍔不欲以氣加人接其容

謁乎其可親也聆其言吶吶然如不能出口也少登賢書聲名翔於藝苑人皆服公之才而公抑然如弗有也壯而馳驅王事歷艱險而弗渝人皆服公之節而公歉然若弗克也晚年杜門謝客寧自託於赤松王喬之術而戶外事一切弗與也篤於孝友惟以道義與羣從昆弟相砥礪而榮辱得喪之間澹如也嗚呼公蓋以恬靜謙退而接前人之正氣者乎使侍御公之遺澤綿延於後嗣無亢無激以世其家聲者非公也耶近世非無名

公鉅卿抗節於一時其後人不知祖父之深心大用而徒襲其迹正直之風一傳而為矯激再傳而為暴戾者比比而是而侍御之子孫英英濟濟卓然自拔於流俗而無忝於前人者方出而未艾則公之所維持者實多矣人徒見公之退焉若無能而不知其所全之大徒見其漠然無所為而不知其所係之重使更永其年以至於耄耋則其所陶鑄又豈可量也哉而胡竟溘焉逝也公之舉於鄉也與先伯父濟南公實同籍則朧其固公

年家子也而公之弟臻萊又辱與隴其結朱陳之好方將親典型以自淑庶幾先民之不遠而天何遽奪之速耶臨喪感悼不能自勝敬申芹奠哀哉尚饗

祭李君修林文

嗚呼悠悠彼蒼眷佑有常如何不測俾我心傷惟公之德宜福宜祥夙秉忠厚恥為薄涼門内雍肅有條有章世俗滔滔公獨自强守我樸實以化於鄉公心則慈公貌則莊世盡如公何尤何殃少登庠序厥聲煌煌遇雖

未達學則彌彊常手一編誦聲滿堂束髮受經白首不
荒衆謂公迂何事茫茫公笑不答此味難忘人生讀書
何必廟廊嗟嗟此志猶高且臧髣髴古人顔樂曾狂辱
公不棄俯諧晉秦以公嗣子納幣寒門謂我先世世篤
殷勤自今以往克慰前人方仰盛德是淑是甄庶幾篤
鈚亦克日新於歳三月始用成婚有光其儀有責其纁
皆公親畫小大維寅公時尚健不憚勞辛丁寧子婦維
儉維勤克昌克大祖訓是遵一生拮据始慰厥心衆為

公慶公亦欣欣謂宜上壽如岡如陵以陶以咏以康以寧如何旻天不永其齡薤露易晞壑舟遽移昔升公堂笑語怡怡今升公堂素帷凄凄公之臨没惺焉不迷從容言去如往東西公則長逝無礙無羈赤松浮丘相從娱嬉顧公家事孰剔孰釐公之嗣子孰提孰攜罝罝之俗孰為之隄悲來填膺能不噫嘻公去冥冥不可復追顧顧後人默佑默培俾昌俾熾以克永綏庶幾公德亦永有徽束芻絮酒奠公几筵愧不成禮意則孔虔

祭陳翁虞亮文

嗚呼公與先君子之結為婚媾也皆康強無恙也將耄耋是期孰謂三月之内俱罹大故至於此極耶臘月之初不孝隴其遭家不造匍匐南還公在疾中猶遣令子奠於先君桂酒椒漿秩然有章謂公已瘳孰謂旻天不弔竟至斯耶天之佑公不為不豐數十年來不震不騰蘭芽鳳雛亦既在庭若再加以數年子壯有成然後偕浮丘赤松跨鶴騎鯨問道崑崙庶無憾焉胡須臾之不

能忍而遂降此閔凶耶公以辛勤起家以寛厚與人平生正直之風嘖嘖鄉里不孝隴其方在苫塊之中不能頌述其萬一獨是先君與公為絲蘿之好易簀之際聞公病篤猶惓惓為念公如少延庶可慰先人於地下而竟溘焉長逝耶嗚呼痛哉公之臨沒經理家事井井有條嗣子雖幼能知父志又有猶子左右維持寖昌寖熾自可無疑公至九原遇我先人幸相慰懌無以弱女幼壻為念隴其煢煢在疚聞訃驚悼欲執豆籩一慟靈前

在禮居喪不弔不敢違越敬遣豚兒薄具牲醴致之几筵

祭表叔顧蒼巖文

隴其與表叔生同里壯同學同舉於鄉同捷於南宫同出於黄岡蘄水之門蹤跡之密未有如我兩人者也乙卯以後隴其仕於江南表叔仕河南睽隔者數年耳嗣後隴其讀禮於家表叔以秩滿需次歸里又復歡聚癸亥孟夏隴其將入都表叔造我廬而送焉偶不相值自

謂天涯仕宦終當快晤何圖遂有今日耶上年八月隴其以公事到京師有自南中來者微言表叔之凶聞猶覬其非真孰意其信然耶表叔知深勇沉同人莫不仰其文章學問然表叔不自以為能求進之心無已邇來益銳志於洛閩微言嘗取清瀾陳氏學蔀通辨之書刋刻流傳謂學者入門必先辨别異同方免於認賊作子其崇正闢邪之念卓然出於流俗之上不可搖奪隴其深喜吾道有助方將與表叔講求居敬窮理之方下學

上達之法息邪距詖庶幾先聖大道勿委於草莽乃表叔厭塵世而遽去耶山河懸隔未知何疾何日臨沒何言老親弱子何以為情喪禮家務孰維孰翼南望涕零痛曷有極一芹附奠庶幾來格

祭曾叔祖仲堅翁文

嗚呼公竟逝耶公雖壽考尚可久存胡遂溘焉天人永分二三宗黨聞訃撫膺公既長逝孰為典型公自弱冠聿登賢書恂恂翼翼終始如茲世競以偽公則朓如世

競以囂公則恬如公嘗歎息世變日滋禮義廉恥孰維
孰持寧斂無肆寧樸無侈庶幾古道不墜如絲每舉祖
德以勸後生維孝維弟懇懇勤勤有守先訓公則欣欣
閧有敗德戚然不寧吾宗漸繁賴公維閑雖有才幹對
公則懟有忿必懲有急必洛非謂公能服公無私振鐸
休寧多士咸欽義利之辨凜若絲綸化人以實不徒以
文有師如此今則罕聞歸來杜門課子弄孫有琴一張
有蘭一林逍遥其側以永夕晨饘粥每缺不以攖心吾

安吾貧如飴如醇奔走汙濁以謀飽溫以公視之何啻淵星迥公生平曰惟一誠以此處已以此接人服官居鄉睦族輯婣機械盡去皎然見情無大無小歎公之真公之粹白宜佑於天位未稱德當永其年如何蒼蒼曾不少延公則長去生順沒寧與化俱來與化俱升顧予宗人良莫能勝而今而後誰法誰程淳樸日散孰則留之澆詭日生孰則防之有疑莫決孰則剖之有爭莫息孰則平之臨公之喪涕泗橫縱非獨世道實惘良公公

歸在天左右祖宗俾我後人克振古風顧翼其賢顧啓其聰薄者歸厚汙者復隆庶幾祖德永永無窮有旨者酒有苾其殽奠公之前對公長號公其知耶其不知耶

告長子定徵文

壬戌除夕燈下父收淚告汝定徵之靈曰嗚呼吾年三十有一而始生汝至於今二十有三年爾父爾母鞠汝育汝辛苦百千冀汝成立以亢厥宗以幹厥蠱孰謂中道而逝重為我悲汝生頗慧讀書學文日益加進吾不

欲以俗學課汝欲引汝到聖賢路上寧拙毋捷汝亦深知吾意不肯以苟且自期待吾心内喜謂可大望孰意其竟至此耶汝舊年始婚汝婦進門一家皆稱其賢淑汝既夭折又未有子留汝婦以奉舅姑稍佐中饋見婦猶見汝矣何汝喪纔四十七日汝婦亦遂棄世豈汝不欲其久為未亡人而牽之去耶抑命耶兩月之内疊遭變故房闥如舊幃帳依然而物是人非心非木石豈能堪此是皆爾父不德獲罪於天天降大罰遺禍汝夫婦

非汝夫婦之咎復何言哉復何言哉汝為吾子雖未能盡慰吾望棄吾而去然戊午之秋爾祖見背吾時在都飯含襲斂之事皆不及視非汝吾益不得為人吾之資汝者多矣不虛生汝矣吾在苫塊之中共汝讀禮王鄭之同異二戴之輿義賴汝質問時有闡發夜看綱目治亂得失常相反覆啓吾實多汝助吾學亦不淺矣舊年吾旅食虞山門庭之事悉汝承當規畫諸務多中條理汝於家亦不為無功矣安心九泉無以不得終事父母

為恨汝之英靈宜不即泯滅但當常住在家依傍祖宗平生所讀聖賢言語當常記憶古今經史家中所藏者當常依戀於此雖生死殊路然正氣勝者其精神必固生則為聖賢沒則為明神其理一也汝其勉哉至於汝之嗣續俟汝弟有子即當立為汝後苟使家道興隆則汝夫婦烝嘗之事非所患也此又在爾父德之厚薄能格天與否而無與汝事汝亦不必懸念汝之書籍器物吾皆收拾以待汝有後而付之汝但當坦然於冥冥之

中無悲無慮一歲既終汝棄世已百有七日汝婦棄世已六十有一日觸目傷心不能自已聊書以慰汝

三魚堂文集卷十二